

冲虛至德真經廣齋口義卷之一

齋

齋林希造

天瑞第一此篇專言天理以其可貴故曰瑞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見左氏列子居鄭圃之側嫁往也旅行曰嫁曰喪皆方言也壺丘子林列子事之故弟子問以其師之言云何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

何言者謂此非言可傳也夫子壺丘也瞀人壺丘之友也側聞者立於師之側而聞之也先曰何言而方告之蓋欲知其不言之言妙於有言也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

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有生者生於不生有化者原於不化不生不化乃能生其生化其化此即造化是也不能不生不能不化者萬物是也造化無

生無化故常生常化無時者即常字也但其文如此發揮爾陰陽四時指造化而言也下兩爾字乃是實前而不生不化之說

疑獨者如老子所謂似萬物之宗象帝之先獨者極高極妙而無鄰之意疑者似是似非而不可形容之意往復即陰陽四時之代謝也無有盡時故曰其際不可終疑

獨者造化也恍兮惚兮似有物而無物故曰其道不可窮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此老子全章之文而曰黃帝書則知老子之學亦有所傳但其書不得盡見老子第六章中精則實神則虛谷者虛也谷神者虛中之神者也言人之神自虛中而出故

常存而不死玄遠而無極者也牝虛而不實者也此二字只形容一箇虛字天地亦自此而出故曰根綿綿不已不絕之意若

存者若有若無也用於虛无之中故不勞而常存即老子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也晦翁曰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存焉

此語亦好但其意亦近於養生之論此章雖可以為養生之用而老子初意實不專主是也故列子舉此以證其不生不化之說

故生物者不生物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生物者不生言其不容心於生也化物者不化言其不容力於化也盈天地之間無非自然而然形者色者人與物也智者力者就人中分別也消者息者窮達死生得

喪也自然而然者生而非生化而非化形而非形色而非色消而非消息而非息初無定名初無實迹若以定名實跡求之則

非矣不曰無定名無實迹只下一謂字自是奇特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

此一篇先頓一箇靈字何言我在前既說

一段了於此又再說一段何言哉三字自有深意莊子曰終日言而未嘗言與此意

同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

莊子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其言自妙此書又分作四箇名字亦只是莊子之意形總言也質隨物之質也氣生形者未見氣者無

極而有極也莊子曰氣雜於芒忽之間而有形此又就氣上添一層此易字莫作儒書易字看易即變也變即化也太易即大造化也形為始質為素今之工匠家所謂胎素即此素字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者形變之始也

上面既說四箇太字就此又把形氣質總之此不特言理之妙亦是作文機軸文章無此機軸則不見斡旋之妙氣形質具而未相離只是未見氣之始於未見氣之始則但見其渾渾淪淪然萬物相渾淪總三才而言之不比他處說萬物字也循者求也氣既未見則何所視何所聽何所求故易者即太易也即此一句而觀則知形氣質具而下只是發明太易兩字無形埒者言無形迹也變而為一者氣變而後有太極也有太極而後有陰陽五行故曰一變而為七陰陽二與五行共為七也少陰老陰之數八與六少陽老陽之數七與九此所謂九者即乾數之極也或以七言少陽九言老陽則非此書之意九者復變而為

一蓋言物極則變也有必歸於無也無能生有故曰一者形變之始究極也

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氣和者為人故天地合精萬物化生

陽氣輕清而上為天陰氣濁重而下為地陰陽之氣和合而為人沖亦和也天地之生物亦是合陰陽之精而後化化生生也故曰獨陰不生獨陽不成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不為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達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此一段十分正當之論其大意只謂雖天地亦不能盡造化之用而況人物乎天能生物能覆物地能成形能載物各有所能是無全功矣聖居天地之間而職教化之

事隨萬物之所宜而各職其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言聖人或有所不能而物能之者教化不能違所宜如忠實文之隨時九德之隨其性皆是不能違所宜也物之所宜各有一定知曲者不可以為直小者不可以為大鹹者不可以為酸涼者不可以為熱是不出其所位也陰陽剛柔仁義易大傳分作天地人說此又分作天地聖人萬物說亦自有理

故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者有聲者有聲者有色者有色者有味者有味者有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為之職也

有生有形有聲有色有味指天地間萬物而言也生生形形聲聲色色味味造化也職主也無為造化也不生者生其所生無形者形其所形以至色其所色聲其所聲

味其所味皆造化之所職如此下得來又自奇特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官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醴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二十四箇能字只是造物兩字造化之妙雖若無知無能而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此段又好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髀體蓬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過歡乎種有樂若繩為鴉得水為蠶得水土之際則為蠅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馬陵鳥得鬱栖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胡蝶香也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駟駟駟擗千日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醯醯食醯醯醯生乎食醯黃醯食醯黃醯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督芮督芮生乎腐蠃

此段與莊子同但中間又添數語食於道傍見蓬草之中有此枯髀體而指之以語弟子百豐其名也未嘗生未嘗死無生無死也彼指髀體也子則列子自謂也過養過歡二句莊子曰若果養乎若果歡乎其語意甚深此書去若子二字以果為過恐

聲之訛也若如此說別謂此其死者生前自養過當乎歡樂過當乎理雖亦通殊無意味若如莊子之意則曰若果知人生之所以自養者乎我果知死後寂滅之樂者乎若指髀體予乃自謂也生而飲食曰養死以寂滅為樂却如此倒說乃是弄奇筆處種有樂者言天地之間物之生種種各不同却皆就至徹底說不是以小喻大蓋言雖大無異於小也便是無細無大無貴無賤之意其意固止如此而文字之妙絕出千古整齊中不整齊不整齊中整齊如看飛雲斷雁如看孤峯斷坂愈讀愈好此書中間又添數句便覺不及莊子若繩為鴉繩化為鴉也繩即蛙也此四字莊子所

無亦與下句不相入。蓋者水上塵垢初生，皆而未成也。亦有絲縷相縈之意，但其為物甚微耳。蠅蟻之衣即青苔也。水土之際，水中附岸處也。附岸處例多而厚，故曰衣。此兩句說了箇青苔，却又就陵屯上說來。陵屯，田野中高處也。陵，馬車錢草也。鬱，柘糞壤也。車錢草生糞壤之中，則變而為馬足草。馬足之根又化而為蟻蟻，馬足之葉又化為胡蝶，蟻蟻也。齊胡蝶之別名也。就胡蝶下添此一句，尤奇。此下又說化生者，蠶下之虫化而生者，名為駒。駟，軟而無皮無殼，故曰若脫。如今柑虫然，駒，振之虫，又化而為鳥，乾餘骨鳥名也。其口之流沫，又化為斯彌斯彌虫也。食醯蠅，蠅也。願輅黃輅皆虫名也。此處比莊子多三箇食醯字，恐亦傳寫之誤。九，獸脊為腐，蠅亦虫名也。莊子於此却省數字，其意蓋謂萬物變化生生不窮，無有盡時也。

羊肝化為地皋，馬血之為轉燐也。人血之為野火也。鷓之為鷓，鷓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

鷓也。燕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鷓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莧也。老榆之為後也。魚卵之為蠶，蠶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鷓，純雌其名大晉，純雄其名釋蜂。此數行乃莊子所無，中間又有數也字，文勢亦不類。然亦皆為物化之事。如月令雀化為蛤，鷹化為鳩，此天地間自然之理，必有之事。老榆為後，如老鼠之為蝙蝠也。蠶爰獸名也。出山海經，其狀若狸而有髮，自孕者無牡而皆牝也。今人說海中女人國亦然。類者其名也。鷓即莊子所謂雄鳴上風，雌鳴下風，相視而風化者也。大晉，龜鼈之屬，純雌而無雄，蜂則純雄而無雌也。釋小也。蜂之在房，只呪而化，其尾有刺，獨為王者無之。或云此蟲以農陽而宗陰，陰為君也。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此四句又就人中變化者言之。厥昭生乎濕，醯難生乎酒。

此兩句又就食物中易見者言之。羊奚比乎不荀，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自此以下，却與莊子同。若就莊子觀之，上面一截說了却把箇至恠底結殺，此是其立意驚駭世俗，處非實話也。今添入思士思女等語，却渾雜了羊奚草名也。草之似竹而不生筍者曰不荀，久竹筍則可食，此不可食也。青寧虫也，程亦虫也。馬亦草名也。如今所謂馬蒿菜馬藍草也。入亦草名也。如今所謂人參人面子也。分明是用許多草名，却把馬與人字說，故意為詭恠名字。前後解者皆以為未詳是千萬世之人為其鬼弄者，不破也。萬物之變化，化生，生何所不有，入於機者言歸於盡也。出機入機，即是出入死生也。便是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至樂篇嘗疑列子非全書，就此段看得愈分曉，蓋自秦而下，書多散亡，求而後出得之，有先

後存者有多寡至校讎而後定校讎之時
已自錯雜及與午中原之禍書又散亡至
江南而復出所以多有偽書雜乎其間如
關尹子亦然好處儘好雜處儘雜此書第
一篇前頭數段極妙無可疑者中間未免

爲人所雜然其文字精粗亦易見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
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
地終乎與我偕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
無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
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
本無形者也

形動生影聲動生響此兩句自好其意益
以喻無之生有也生之有者皆自無而始
則九有必歸於無有形者必有終天地亦
形也安得而不與我偕終乎若以爲天地
終於有盡則又非我之所能知故曰終進
乎不知也進盡也以盡爲進聲之訛也本
無始則無終矣本不久則無盡矣不久者
變化而不暫停也有生者必歸於不生蓋

不生者生之也有形者必歸於無形蓋無
形者形之也本不生者則無不生之名本
無形者則無無形之名謂之不生謂之無
形已離其真矣故曰不生者非本不生者
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

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
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感於數
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留天清而
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
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
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此段正言生死之理說得自是分曉死生
常理也而貪生者常欲收生盡止也盡其
終欲止而不終也惑於數言爲長短之數
所惑也精神屬於天骨骸屬於地圓覺四
大之說也分者分與之也入其門言歸其
所自出之地也及其根言反其所始之地
也精神骨骸既各復其初則今者之我尚
何存乎此即圓覺所謂今我法身當在何
處也朱文公於此謂釋氏剽竊其說恐亦

不然從古以來天地間自有一種議論如
此原壞即此類人物佛出於西方豈應察
此剽竊詆之太過則不公矣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
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
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
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
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
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
及其極矣

血氣未定方剛既衰聖人分作三截今此
分作四段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
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亦分作四截嬰孩
之和老子形容至矣血氣飄溢即聖人所
謂方剛也欲慮充起即勞生之事也欲富
欲貴欲也思前算後慮也充盛也起不可
遏也外物攻其心則嬰孩之時所謂和德
者衰矣既老則欲慮雖有而不能自強莊
子謂之逸以老此謂體將休意同而辭異
爾物莫先者言不能與物爭先自然放退

雖未及嬰孩與物無傷之時而比之少壯為物所攻之日則有間矣至於形氣既盡反而歸其所即莊所謂息我以死也極者太極之極也前所謂形變之始也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

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

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

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

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

日月不免樞樞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

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

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榮姓也啓期名也以鹿皮為裘以索為帶

天地之性人為貴於物也人類之中男貴

於女三樂之說近人情之論也此章誨人

以貧富死生之理故如此寓言能自寬者

以其非見道而能推物理以自寬也杜詩

所謂江上小堂巢翡翠隴邊高冢臥麒麟

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便是

此章之意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孟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于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于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

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

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

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

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

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

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

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

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

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

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

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彼得之而不

盡者也

底春當在春時也孟歌並進言且行且歌

也少不勤行言少不學而無聞於人也長

不競時言其不能爭名爭利於世也子貢

以此譏之而林類以為我惟不勤行惟不

競時故有如此之壽使其勞力勞心以爭

身外之名利則將中道夭矣子貢林類寓

言而名之也死之與生一往一反言自生

而死猶往之必返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

彼此便是佛家今生來生前身後身之說

也吾知其不相若者言今生安知不勝於來生後身安知不勝於前身也今之死不愈昔之生即莊子弱役不知歸之說得之而不盡者言其得死生之理而未盡其妙也列子之書皆尊敬孔子故其寓言之中多借孔子以為說不知果出於列子否耶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畢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山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昏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億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倦於學者學而未得其要勞心已久故有

厭倦之意息止也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是也子貢倦於學而求所止之地夫子乃以生無所息告之此列子借聖賢之名因進止之說而明死生之理也生無所息者言有形於此其生必勞何時可息必死而後可息也子貢未曉故垂有息無所之間而夫子乃以瘠墳之事答之畢寧墳高皆形容其突起之貌君子以此而自息小人心雖貪戀不已至此亦不容不伏也據此一段雖為貪生惡死者設然今禪家有死心之論有大死人却活之語此中又有深意非徒曰生死而已

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微也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

之士此二者存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仁者不仁者即君子小人之語傲者歸也言德必至於死而後定也此即反真歸根之意故舉死生之大以明之失家即弱喪之論鍾重也賢形也世生也三字皆傳聲之訛只是重形生重形生者以身為貴也世人皆以狂蕩為非故不與之而反取智謀之士殊不知智謀亦非也聖人之去取則以道為主故曰知所與知所去也

或謂子列子曰子莫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貴虛者以虛為高也無貴者虛之名亦無之又何貴尚之有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知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端而後有舜仁義者弗能復也非其名者言有名即非也老子曰可名非常名是也曰虛曰靜則無迹矣亦無名矣無名無迹則得其所居纔有取與分別則

失其所居矣大道破碎而後有仁義之名破端者破碎也言今世之士至於破碎大道而以仁義為舜弄則真淳質樸之風不可得而復矣舜仁義如今人所謂舞文弄法也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容移嗜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嗜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慧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問不可覺俟至後知

粥熊借古賢人之名也天地之間運轉無已天一日行一周地有四游升降無一息之停似人居其間而不自覺譬如身在舟中舟行人不知也天地之轉移誰得而覺之密者言其不可見物之有損有盈有成有虧亦密行於天地之間而人不覺死生之往來循環相接而已無間隙之可省見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長逝世閱人

以成世人毋毋以行暮人何世而不新世何人而能故正是此意隨世即隨生也寒暑往來以漸而進故曰一氣不頓進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下至一物一器之微亦漸漸而虧損故曰一形不頓虧惟其不頓故人亦不覺不頓者不驟也人之自少至老亦然亦無間隙之可見必時至而後知故曰間不可覺俟至後知態體態也智慧見也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踏步趾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盧子聞而笑之曰虹霓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

石也水火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夫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屈伸呼吸與天中之氣相應則人亦積氣中之自然者也日月星宿之光亦自此氣而出只使猶曰但使也政使也四虛四方太虛之外也踏步躊躇也趾蹈踐踏也此言除太虛之外其內皆為積塊也夫謂不壞者言積則必散安得不壞此段之意蓋謂天本積氣地本積塊必有壞時故設為此語以形容之易曰乾坤毀則無以見道聖人亦有此意但不言耳太虛之中无形无極天地之在其間亦細物耳但以人之

所見有物者而觀之則為有中之最巨此兩句亦好難終難窮難測難識者言人不可得而知也末後一轉却曰來不知去去不知來蓋以學道之人不當容心於有無去來也今之禪家却出於此後面一轉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委聚也四大假合而為此身故曰委形陰陽成和而萬物生故曰生者委和也順理也性命在我即造化之理故曰委順人世相代如蟬蛻然故曰子孫委蛻也不知所持無執着處也強陽氣即生氣也動者為陽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為之皆非我有也圓覺所謂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便是此意此段與莊子知北遊篇同但添字

莊子作承是也此必傳寫之誤然謂之承者亦寓言之名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擊室手自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謀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澗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蒸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閭已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况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何

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

未及時者未能數時也先居先世所居積者已欺已也往而怨之往見之而出怨言也時利天時地利也滂澗浸潤也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所生在外者也一身之陰陽亦豈我有此亦天地為之也誠者信然也天地萬物不相離者物物皆出於天地無一物可離於天地也何與認同認以為已有者愚惑之見也此章之意蓋言人在天地之間皆盜竊天地之所有以為其生故如此形容所以為異端之學夫時地利以至禽獸魚鼈皆天地之所有人盜而用之聖人則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列子却如此鼓舞其言柳子厚天說之喻亦原於此末後一轉亦與前段同公道人所同者也私道非人所同也在人之論則有公私在天地之德則無公私者自

公亦天地為之也私者自亦天地為之也以天地之德觀之則盜與不盜皆為有心者也此意蓋謂善善惡惡若出於有心則善亦為惡矣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正是此意比等處似非列子本書

冲虛至德真經廣齋口義卷之一